

刘林仙
祥
著

评书

薛丁山征西



仙
黄国祥 著

薛丁山征西

(下)

薛丁山征西
下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薛丁山征西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F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3 字数: 680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,000册

*

ISBN 7-5378-0070-7/I·68

定价: 7.20元

第四十一回

樊梨花再回寒江关 刁月娥活捉窦一虎

樊梨花回到堤芦山万寿紫霞宫，见到梨山圣母。天地君亲师，师父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哪！一边哭，一边将自己的经过一五一十都向师父说了。最后说：

“你把我留下吧，我愿意跟你在山上出家一辈子。”

梨山圣母理解樊梨花的心情，命她下山时她就不肯走，她愿意跟我在山上待一辈子，为什么呢？她说，她爹爹作主把她许配给杨凡，后来，我把薛丁山的事跟她说明白了，给她拿了封信，她才走。而今，她遇到了薛丁山，而薛丁山三次把她休回寒江关。她已经是寒透心了。唉！我这个徒弟，也真是红颜薄命啊！

怎么办呢？用什么办法能说服她呢？要是告诉她，你去吧，你再忍耐着，等将来怎么怎么着，这样说，恐怕她已听不进去了。

这时老圣母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忙说道：“无量佛，善哉！善哉！梨花，为师也不想对你多说些什么，我给你举个仙例你听一听。”“仙”是神仙之仙。

当初，就是三月三，王母娘娘年年三月三要赴蟠桃会，

在瑶池会见群仙。王母娘娘眼前有两个人，左边是金童，右边是玉女。这金童、玉女怀里都抱着花瓶。可他俩往那儿一站，金童看见了玉女，玉女也看见了金童。这就叫金童戏玉女。俩人‘扑哧’一笑，这一松手，把花瓶落地摔了个粉碎。可把瑶池的王母娘娘给激怒了，就把他俩推到斩仙台要杀。有南极仙翁给他俩求情，说他俩必是有思凡之意，莫如把他俩打入凡尘，做一世夫妻。在天宫说打入凡尘，这不是好事，是犯了罪的才打落凡尘。玉女在前，金童在后，两人闷闷不乐地往外走。刚到南天门，镇守南天门的叫五鬼披头星，生着三头六臂，长得非常难看。玉女这么一瞧，先是一愣，后来忍不住就笑了。她从来没出过南天门，第一次见到五鬼披头星。她这一笑，身后的金童可生气了，心说，你怎么这么轻薄，怎么看见什么你都笑呢！从后边就推了她三掌。玉女也生气了，气得她就哭了，哭着就把抹下的鼻涕往后边甩了三下子，就这样不悦地下了凡尘。玉女比金童先走了一步。五鬼披头星，一看玉女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看见我就乐了？噢，大概是瞧我长得好看吧！结果他没跟王母娘娘说就私下了凡尘。

讲到这里，圣母就问：“徒儿，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说薛丁山象谁？你又象谁？那杨凡他又象谁呢？孩子，夫妻就是夫妻。樊梨花你下山吧！你听师父的话没错。你就在寒江关伴你母等待着吧！如果薛丁山没有回心转意的那一日，你再来找师父。”

师父说话樊梨花是相信的，听师父这么一说，这心又动了。

“唉哟，师父，这么说我还回寒江关？”

“对，要回寒江关。身为国家一员大将，没有大量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徒儿，要把眼光放远些，肚量要大点，你尽管下山去吧！为师有一封书信给你带着，回去没事的时候你再看看。”

老圣母亲笔写了一封信交给她。留她在山上过了一夜，第二日打发她下山走了。

樊梨花回到寒江关，拜见了母亲之后，又是道装打扮。晚上没事，把师父的信打开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反复琢磨，认为师父说的有道理。唉，等待着吧！

不提樊梨花在寒江关，再提薛仁贵。他在朱雀关歇兵几日后，又拔营起寨往前进军。

再往前走就是玄武关了，薛仁贵早命探马打听清楚了，镇守玄武关的老将军姓刁，此人叫刁应祥，是西凉哈密王老将之一。据说这位老将军熟读兵书战策，晓得逗引埋伏，很有韬略，够个帅才。这座玄武关，被他治理得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用兵有方。可惜跟前没有儿子，就有一个姑娘叫刁月娥，也是圣母门徒。听说大唐人马来了，他严加防范。

薛仁贵的人马到了城外，把营盘扎下，一连歇了三日。城里不来讨敌叫阵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

薛仁贵心想，大概守城的老将军要想死守城池，闭关不出了。这时候，窦一虎进帐讨令说：“元帅，你叫我出马讨敌吧，我先打一仗试一试。”

薛仁贵一想，也好，看看他是不是要死守城池。要是死守城池，还得想法破这个关哪。于是就派窦一虎讨敌叫阵。

等来到城外，列开队伍命兵丁擂鼓讨敌骂阵。让三军摇旗呐喊：“杀！战哪！为什么你们不开城出来呀？我们要飞

马越城楼啦！”真是什么厉害，就喊什么。

这时，就听城里炮响三声，城门大开，从城里闪出一支队伍来。

窦一虎一听，心里很高兴。一看这为首者还是一员女将。心中暗想，又是一位大姑娘。他们西凉的男将大概是被我们杀绝了，女的老上疆场。有几个象樊梨花那么厉害的？女孩子有什么能耐？该着我窦一虎立头功了。窦一虎就跑到马脖子底下去了。

马上这员女将只顾往阵前瞧哪，根本就没注意，“哎！你们唐营讨了半日阵，将官呢？”

窦一虎在下边答茬了：“在这儿哪！”

把这姑娘吓了一跳，拨开马头一看，“哟！”

窦一虎说：“哟什么呀？哼！不认得？”

“哟！你是人，还是鬼？”

“我是个鬼！”

“啊！鬼？什么鬼？”

“要命鬼！”

姑娘一听这个气呀，怎么大唐营还有长这个模样的呢？长的没有三块豆腐干高，愣粗愣粗的活象地缸子一样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站不改姓，姓窦。”说着一蹦一丈多高，脑袋朝下，离地剩四、五尺，“嗨儿”一翻个儿，单脚一站地，来个金鸡独立，用大姆指一捅鼻梁子，“名一虎。”

嗨！马上这员女将这个气呀！差点还没乐出来。这是什么样子的将官呀？“你叫窦一虎？”

“对。窦一虎。夏明王窦建德之孙，窦必窦成芳的儿子窦一虎。到现在我还没娶媳妇呢！姑娘，你出马到两军阵大概也是找丈夫来了吧？嫁给我吧！”窦一虎信口开河这么一说，可把姑娘给激怒了。

“我以为你们大唐营里都是轰轰烈烈的奇男子，威威武武的大丈夫，闹了半天是些油嘴的匹夫呀！休走！接刀！”绣绒刀奔着窦一虎的脑门就劈下来了。

窦一虎急忙闪开：“哎，哎，你先别动手，我还没问你姓字名谁呢。你是谁家的姑娘？快报上来！”

姑娘一边拿刀砍，一边说：“我家爹爹叫刁应祥，不该我讲，我是他的女儿，我叫刁月娥。”

“噢。”窦一虎说：“听说了，原来如此，这仗就别打了。你们爷俩守城能守得住吗？就献关投降了吧，你就嫁给我吧。”

姑娘这个气呀，“刷刷刷”连三带四大刀就往下剁。

窦一虎蹿蹦跳跃，没把这姑娘放在心里。

两人打了几个回合。因为一虎是在步下，不是马前，就是马后，不是马左，就是马右，来回“吱溜吱溜”地钻。姑娘心说，哎呀，这是个出奇的将官，常言说，“人长古怪相，必有古怪能。”跟他这么打，一会儿我非吃亏不可。就见她把马一提，正赶上窦一虎往上一纵身，双手举棒要砸马脑袋，因为他个儿矮，够不着人。他想尽办法不是打马脑袋，就是打马屁股，再不就打人腿。姑娘一看他奔马打来了，用脚“啪”一踹马的绊蹬，这马头就躲过去了。姑娘单手擎刀，手往兜囊里摸了一下，也不知掏出个什么来，朝窦一虎脸上一甩，只听“咣啷”一声响。窦一虎一愣，听见这声音

了，也闻到一种异味。他觉得不得劲儿，这脚也沾了地了。

姑娘把这东西又扔在兜囊里，顺过刀来又想用刀砍他。窦一虎一个倒毛跟头折出去，跟头也折出去了，但等脚还没落地，窦一虎就打了一个大喷嚏。喷嚏也打完了，窦一虎也就躺在地下了。

姑娘把刀一摆说了一声：“给我绑！”兵丁往上一冲，使勾杆、套索把窦一虎给套住了。过去就把他捆了个四马倒穿蹄。用花枪一穿，俩个人一抬，就把窦一虎拿进城去了。

兵丁赶忙进帐禀报薛仁贵：“报，元帅，大事不好！窦将军在两军阵前被那女将给活捉进城了！”

啊！薛仁贵觉得非常奇怪，征西这关关寨寨为何这么多女将，并且个个都有特殊的本领，什么东西能把窦一虎制服？而且是活拿去了，要拿旁人好说，窦一虎那样的将官是不容易拿去的呀！

薛仁贵还没吩咐谁去呢，“噌！噌”过来两员大将讨令：“元帅，末将愿往！末将愿往！”

薛仁贵一看是周文，周武亲哥俩，忙说：

“二位总兵，你们要多加小心，不可轻敌！”

“得令！”

二将上马直奔前敌而来。周文，周武是两口大刀。哥俩到阵前跟姑娘报通了名姓。结果，周文先上去打了没几个回合，在二马蹬轡相磨之机，姑娘回手冲他脸上“刷”一甩，“咣啷”一声响，周文也听见了，一打愣神，闻到一股异味，马往前跑了不过二十步，他在马上也打了个喷嚏，从马

上就折下去了。因离唐营近，被唐营的兵丁抢了回去。周武一看，哥哥这是中了什么暗器啦？冲上去没几个照面，照样，也摔下马，被兵丁抢回了唐营。

薛仁贵得报，知道这仗不能打了，就命赶快挂出了免战牌。

这日晚上，薛仁贵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怎么办呢？明日的仗还怎么打呀？这时已是四更天了。就在这时，听外边有人说话，“元帅，你休息了吗？”

“噢，谁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窦将军？”

“是我，窦一虎。”

“你进来。”

窦一虎进来了，薛仁贵一看可高兴了：“窦将军，你在两军阵前不是被人家给拿了去吗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，没加小心叫人家把我活捉去了。元帅，你没曾想我能回来吧？”

“是呀。真没想到。”

原来窦一虎被拿进城去，刁应祥在帐上给女儿贺功。“好丫头，你连打了三个胜仗。”

“那两个老蛮子，让唐兵抢了回去，就拿回来一个。”

“好啊，拿回来一个也不错。快，把他给我带进来！”

一会儿把窦一虎就带进来了。刁应祥一看，唉哟，怎么长得这个德性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窦一虎更不含糊，脖子一梗，把脑袋一晃说：“窦一虎！”

“窦一虎，今日你被我拿住了，你要归降，我饶你不死。”

“你想让我归降？我不想多说，要杀你就杀，要砍你就砍！”窦一虎的嘴可不老实，还一个劲地在骂。

把刁应祥可气坏了。这小子是个油嘴的匹夫。

姑娘说：“他的嘴可损了，什么都说。”

“把他拉出去杀了！”刁应祥怒道。

手下兵丁就把窦一虎往外推。说来也巧，往外推窦一虎，他一挣觉得绳子开了。心说，别忙，我得找机会跑。

等到了外边，窦一虎趁机左边一脚，右边一脚，把两个兵丁都踢倒了。他纵身就蹿过墙头，下了墙，一哈腰连蹿带跳地向前跑去，躲在暗处。等到天黑，他才动身摸到城下。把飞爪百链索取出来，下了城。来到护城河边，他用燕子三朝点水的功夫，蹿过了护城河。

什么叫燕子三朝点水？就是一提气，往对岸一跳，但这一跳到不了对岸，然后用左脚面一踢右脚面再提口气，又跳了起来，再要一沉身子，就用右脚面一踢左脚面，又跳了起来。顶多这么三次就可到对岸，这叫燕子三朝点水式。

窦一虎过了护城河，长出一口气，撒腿奔唐营跑来了。来到唐营他大声喊：“弟兄们，别害怕，我回来了！”

唐营的兵丁们没有不认识窦一虎的。

“啊！是窦将军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唉呀，白日你不是被敌将拿进城去了吗？”

“咳！我那是故意被她活捉的，我是想进城去蹦蹦跳跳，蹦蹦跳跳够了我才回来了。我有事要告诉元帅，不用你们传

禀，我自己去了。”这样，窦一虎才来到元帅的寝帐。

薛仁贵一听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！窦将军，你没出意外，说明我大唐营是三生有幸啊！窦将军，你到城里都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别的我倒没看见什么，反正我觉得这守城倒挺有方。这老将看他说话举止是个有韬略的人。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战将，可这丫头用的什么暗器儿，我没闹清楚。”

他俩说话之时，天光已经大亮了。外边有脚步声：“薛元帅，薛元帅！”

薛仁贵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老千岁程咬金在喊。“哎哟，程老千岁，请进。”

程咬金进来一看，惊奇地问：“一虎，你——”

窦一虎说：“是这么这么回事……。”

“噢，太好了，回来就好。”

薛仁贵问：“老人家，你这么早来有事吗？”

“咳！昨晚上我看见周文、周武昏迷不醒的样子，我看他们这是中的什么伤呢？派人检查身上没有伤。我很纳闷，没有伤为什么人却昏昏沉沉的？我这一辈子，前半生当响马出身，什么都明白。只见他二人脸上好象有什么东西，等叫人用湿毛巾擦过以后，他俩人就醒过来了，我想那姑娘一定用的是什么迷昏药？”

窦一虎说：“对，我当时觉得闻到一股异味，鼻子挺难受的，打了个嚏喷后就人事不知了。”

程咬金说：“对了，一定是迷昏药，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”

窦一虎说：“我听见‘咣啷’一声，这丫头手里好象拿了个铃铛。”

“噢？薛元帅，如果这女将使的是迷昏药，这倒不要紧，当时摔倒，回来凉水一喷就可醒过来。可当时昏过去，被人家一刀砍了可就完了。我们得想办法呀。”程咬金说完就把头低下了，陷入了沉思。

窦一虎问：“程爷爷，你没有办法吗？”

“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对这个我是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啊。”

窦一虎眼珠一转说：“老爷爷，如果咱们想办法进城把这个丫头的铃铛偷来，那不就好办了吗？”

“你说得容易，谁能进城去偷呢？”程咬金说。

“程老爷爷，元帅，你们不用着急，我去！”

“嗯？你才跑回来，再回去？”

“我要不跑出来，我还真没有这胆子进去。正因为我从城里跑出来，所以，我回去是有方便条件的。我去他们的官宅，把那丫头的铃铛盗出来。”

薛仁贵说：“那可太危险了。”

“凭他的功夫进城是容易的，不过千万要小心，别让人家再捉住。”程咬金说。

“吃了一回亏，我再不会上二回当的。”

“还真行，窦将军，你有些胆量！”

“当然了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窦一虎说。

程咬金拍了拍他的肩膀头说：“好，要是这样，你过两日去。”

“不，要去，今日晚上就去。”窦一虎答道。

“今日晚上就去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你有把握吗？”

“你就放心吧！”他们二人一问一答。

“窦将军，那你一定要注意呀。”薛仁贵叮嘱说。

“元帅，我有个事想问问你，我如果真把丫头这铃铛盗出来，你如何赏赐我呢？”

“这好说，我秉明皇上，日后给你加官晋级。”

“我不打算作官。”

“那么你打算要什么？我给你什么。”

“真的。我有一件事你能答应吗？”

“你就直说吧！”

“好，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。”



盜鈴者反被捉



第四十二回

为盗宝一虎再进城 中计策上当又被擒

窦一虎向元帅薛仁贵说：“我要是立下奇功，你给我什么赏赐？”

“给你什么赏赐？立下功劳，我给你记在功劳簿上，等着班师还朝的时候，奏明皇上，必然要加封你官职。”

窦一虎把脑袋摇得象拨郎鼓似地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愿做官。”

“你不愿为官？”

“对，你想呀，我长得这么矮，要戴上乌纱，穿上蟒袍，那不更寒碜了吗？”

“哎呀，窦将军，那你要什么？”

“要什么？我朝你要一个人，但不知你给不给？你要肯应就行。”

“要人？”

程咬金在旁边似乎明白了窦一虎的心思。当初在磨盘山，程咬金为媒把窦仙童许配薛丁山，窦一虎曾说过：“薛丁山不是有个妹妹叫薛金莲吗？我把妹妹给他，他把妹妹给我，这叫货换货，两头乐。”程咬金也曾答应过他，让他别

忙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到唐营之后，窦一虎有机会也个别跟程咬金提过两次，程咬金说：“时机不到。”

今日，窦一虎把这话说出来了。程咬金向他使眼色，意思是说这事不行。那知窦一虎不听他的，就说出来了。

“你只要把薛金莲许配于我，我就什么功也不要了。”

薛仁贵一听这话，气“腾”地就上来了，做梦也没曾想，窦一虎竟敢在我面前求亲，张嘴向我要，我能把女儿薛金莲嫁给他吗？他们俩也不般配呀？这真好有一比，“真如一朵鲜花，插在了牛粪上。”薛仁贵刚想要翻脸，程咬金就过来了，说：“哎，哎，薛元帅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有话咱们坐下慢慢说。窦一虎今日很直爽地把话说出来了。这个话不是现在说的，这房中也没别人，就咱们三个人，你听我跟你讲。”程咬金就把过去的事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。“这个事我始终没开口，再加上樊梨花与薛丁山的事，这事叫我怎么能再给你添烦恼呢？”

薛仁贵此时此刻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心想，柳氏就不该把女儿带来，身大袖长的女儿在营中多有不便。要被别人看中还好说，却被这个小矮子给看上了。我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吗？

程咬金小声地说：“元帅，你先别急，还是以国事为重。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那能为这件事着急呢？我看还是先打发他进城盗宝要紧。”

要说薛仁贵心胸确实够大的，这气压了又压。心想，是啊，我要真是翻了脸，为这件事多不好，两军阵正在打仗，难分胜负的时候，我心急如焚，恨不得一下子把关夺过来，为这件事还是忍了吧。薛仁贵把气压了压说道：“一虎。”